

工农兵作品



九顆紅星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目 錄

痛歼李伪軍白虎团团部.....	楊育才 (1)
陈福有.....	孙理堂 (8)
除夕献礼.....	周学平 (15)
魏双祿和郭晨光.....	齐振夏、吴 暇 (20)
九顆紅星.....	黑 靜、吴 暇、夏 林 (25)

痛歼李伪軍白虎团团部

楊育才

我們戴上伪軍的鋼盔，穿上大头皮鞋，又笨又重，按照夜間襲击的战斗要求來說，太不方便了。可是，这份特別差使却投合我們偵察員的脾性，我們頂着雨飛快地前進，嘴里還不时喊着“巴利巴利”！整个穿插部隊只有我們“化襲班”（註）才有这个特权，可以用朝鮮話喊上一兩句，發洩一下自己的兴奋情緒。后面的大部隊就不行了，他們只能閉上嘴巴靜肅地行進。

快到勇進橋了，过桥不远就是敌人的“白虎团”团部。我不由地緊張起來，叫向后傳：

（註）金城反击时，本文作者楊育才同志帶領一个偵察班，化裝成李伪軍，往敌后穿插，負責奇襲敌“白虎团”团部。大家管这个班叫“化襲班”。

“提高警惕，作好战斗准备！”

突然，隊列後尾騷動了一陣子，跟着，聯絡員韓淡年同志跑上來了，交給我一個戴着“白虎團”銅盔的俘虜，報告說：

“这家伙把咱們当成自己人，跟着隊伍跑了半天，剛才敵人打照明彈我們才發覺了他……”

我問他“白虎團”當晚的口令，那個俘虜磕碰着牙齒回答：“古如木沃巴”。隨後，韓淡年同志向他講了一陣子話，等他驚魂平定下來以後，我又詳細地問明了“白虎團”團部的作戰室、電台和警衛排所在的位置，口供跟我們事先偵察到的情況相符，看來是老實話。這回我心里更有了底，馬上命令全班無論碰到什麼情況都不准停止，要迅速往敵團部插去。

不多時，迎面開來兩批滿載着敵軍增援部隊的大卡車，足有四、五十輛，我們也全不理睬，放過它只顧前進。

另一個聯絡員金大柱跟我走在最前頭，

这小伙子满机警，冲着公路桥头上两个敌军游动哨兵，先发制人地大声喝问：

“干什么的？口令！”

“古如木沃巴！”

两个敌哨兵望着我们这一队人，疑迟了一下，接着头前那个端起枪迎头走了过来，看样子是要查问。

我心里一忽闪，马上触起一个念头——干掉他！回头一看，几个侦察员正暗自掣出腰里的匕首。但就在这当儿，韩淡年从队列后面抢出来了，他满威风地大步跨到敌人哨兵面前，一手叉腰，厉声喝骂：

“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到前面去警戒，没见我们有紧急任务吗？你们眼睛哪里去了？”

给他这么劈头一骂，两个敌哨兵慌忙闪过一边，我就势一摆手，队伍从公路当中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。

好！一切顺利！前面就到了敌“白虎团”团部的沟口。

• • •

這一帶的公路修得格外光坦，通向溝里那條路更特別惹眼，几道鉄絲網攔在公路兩旁。指揮所倒挺排場呢！

我們正要停下來布置战斗，忽見一列耀眼的汽車燈光迎頭開來，車上面坐着吱哇亂叫的偽軍士兵。恰好在這時候，後面響起了槍聲，一定是我們大部隊截住那兩批汽車打起來了。于是前面開來的這七輛卡車也停下來了，正好堵住溝口，看樣子是在分析情況。現在是緊要當口，一刻也不能猶豫，必須全部干掉它！我馬上命令兩個人包打一輛，迅速動手。隊伍立刻散開，只听一陣自動槍手榴彈爆响，早把轟轟隆隆的汽車馬達聲蓋沒了。

車上的偽軍士兵給這突然打击撲昏了，狂亂地喊叫着，像下餃子似地劈里拍拉直往車下掉，分不清是我倒的死屍還是跳車的活人。我們就向車上車下到處猛打，敵人不知往哪里鑽才好，有的還嚷叫着：“不要誤會呀！自己人。”這群送死鬼還作夢哩！不到兩三分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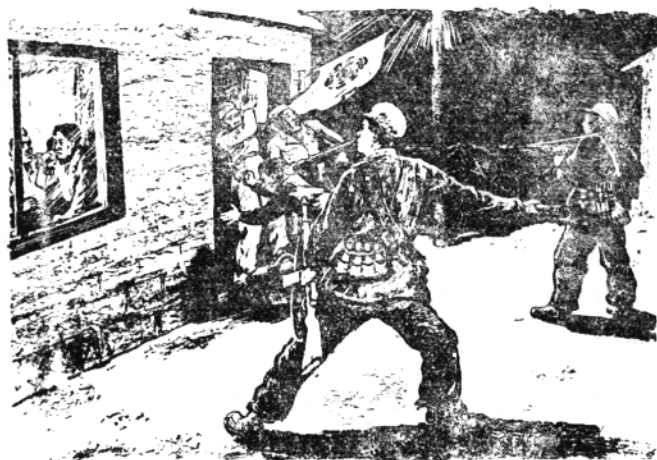
連人帶車統統報銷了。

我命令不要管这里是不是还有半死沒死的敌人，馬上趁着混乱往溝里插。我把隊伍分成三個小組，分頭直奔敌作战室、电台和警衛排。規定以襲击警衛排的第一小組先開槍為號，各處一齊開火，不讓跑掉一个敌人。

我帶着第三小組扑向作战室。那里一片电灯光，特别是屋里那五百支光的大泡子，照得室外也通明雪亮。老远就望見許多人影从里向外搬东西，門口停着兩輛卡車。敢情是准备跑呀！我們借着樹木蔭影隱住身子向屋里望去；只見一个瘦軍官正在地圖旁边打电话，另一个胖家伙手提一根指揮棒走來走去，还有几个軍官模样的坐在桌旁，緊盯着打电话的那个。看光景必是查問剛才溝口發生了什么情况。

沒等我們看个仔細，襲击警衛排的槍声响了。我喊声打，先朝門口那崗哨和搬东西的匪徒們扫射起來。这时，包月祿一个箭步竄上

去，对准窗口接連投進兩顆手榴彈，轟轟兩聲，電燈熄滅了，屋里屋外霎時烟霧弥漫，逃跑嚎叫声音混成一片。有兩個敌人披散着头



髮，从窗口往外跳，早給包月祿一梭子扫倒，跌落在窗外。李志緊跟着堵住門口，連手榴彈帶自動槍一頓猛打，里面很快沉寂下來了。他兩個闖進去打亮了手電筒看時，几个敌人橫躺豎臥地倒在地板上，有的嘴里还在噴气，那個正在發報的电報員被打死在机座上，地圖下面的方案头上扔着電話机听筒，鈴声还在

不住地响。

我把外面胡竄乱藏的敌人收拾完了走進作战室时，包月祿正在从牆角那个長方形鉄架上，取下“白虎团”的“虎头团旗”，一面縛在腰上一面說：“这是个証据，免得李承晚那老小子再賴賬！”

李志在另一个屋角里搜索着。剛打开衣櫥的門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，那排挂着的衣服便簌簌地抖动，他用槍口一撥，一个匪軍官馬上举起手走出來了。原來这就是“白虎团”的人事課長，他証实倒在門口血泊里的就是“白虎团”的团長。

十分鐘战斗結束。三个小組都会合了，各自帶來几个俘虏。我們迅速地清查了一下戰場：除开几个伪軍士兵漏網了以外，其余重要的敌人都沒逃掉。只可惜“白虎团”的团長和一个美軍顧問全給我們當場击斃了，沒有捉到活的。

陈 福 有

孙理堂

担任主攻的第二連拿下攻击点的主峰來了，激烈的爭奪战正在前沿進行着。

在指揮所里，營長和教導員正考慮着怎樣指揮二連，拿下那個據險頑抗的敵人地堡；決心下定了，命令也寫好了，但派誰去送呢？營長看看通訊班，只剩下副班長和陈福有；副班長必須留在營首長跟前，這任務就只好交給陈福有了。

陈福有只有十九歲，是個挺靈活的小同志。在平時，他最喜歡打籃球，常常打完這場打那場，滿場跑都不累。遇上班裡有個任務，他總是第一個搶着說：“班長，讓我去！”槍一背就走；戴着那頂已經洗白了的軍帽，走起來

一竄一蹣的，誰也別想蹣上他。

这时，他已經到前沿执行过十次以上的任务了。过度的疲劳使他迷迷糊糊地睡在地上。但当他听到营長在說有“緊急任务”的时候，他又猛地爬起来，跟平时一样地应了一声：“讓我去！”

“你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吧！”教導員用慈爱的声音說。

他的睡意一下跑光了，腦袋一仰，坚决地看着兩位营首長：“不！我是青年團員，請把艰巨的任务交給我！”

营長眼里也露出了兴奋的光彩。他点了点头，把信交給他；并向他口述了战斗命令。最后又命令他：“复誦一遍！”

“告訴二連連長，必須在三點鐘以前拿下××号母堡，用一个組从地堡左側進行爆破！这封信，要在五分鐘以內送到連長手里。”
陈福有确切而流利地复誦了兩遍。

营長下达了“执行”的命令。

陈福有把信装到油布包里，敬过礼，走出了指挥所。他耳朵里还在响着教导员的声音：“要小心封鎖綫！别大意呀！”

这时，外面刚下过雨，交通溝里满是泥水；幸虧敌人打起了照明彈，把山头上照得亮堂堂的，陈福有就借着这光亮往前赶。

从营指挥所到前沿的交通溝已被敌炮打断了三处，而且每处都由側翼敌人的机槍嚴密封鎖着。陈福有記起前几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敌人的机槍手就盯上他了，只要“小白帽子”一露面，三处封鎖綫就一起开槍。陈福有在头两次通过时，因力气足，再加上敌人防范不嚴，冲起来还没有多大問題。后来呢，敌人注意了，他就利用老同志告訴他的办法：冲过一条封鎖綫，坐下来等一等，然后乘敌人换梭子时冲第二道。有时候，敌人提前封鎖了前面的去路，任务不急，他索性躺下来呆一会儿；敌人誤以为把他打中了，暫停射击；“小白帽

子”又“嗖”的一下从敌人的眼底下窜过去了；敌人再接火也来不及了。

可是，这次敌人却玩了新花样。

在他一阵冲过了一、二道封锁线的时候，敌人便把火力集中到了第三道封锁线；两挺机枪替换着打。陈福有一听敌人的机枪不住点，心里边也发急了。他想：营长要我在五分钟内送到，必定是个紧急任务；但敌人偏在这关口上跟我作起对来了。

“好！既然你要下死劲堵住我，那就看谁斗过谁吧！”

陈福有随手从交通沟里揀来一截树枝，摘下帽子，用树枝撑起来，然后乘着照明弹的光亮往上一举。马上，帽子跟树枝就给打飞了，敌人的机枪也跟着停下来了。陈福有趁这功夫，头一低，“忽”一下又窜过了第三道封锁线。敌人的机枪又绝望地打起来了。陈福有呢，一边跑，一边高兴地骂着：“兔崽子们！叫你们打着玩吧！”

信交到二連長手里了。沒等歇氣，他又拖起一雙沉重的腿往回走。

忽然，他看見有一個黑影子在交通溝外面慢慢爬着。他趕緊掏出那個剛剛揀來的美式手榴彈，握在手里，但是走近一看，很快就認出是一個打斷了雙腿的自己的同志。他立即跳出交通溝，拉起那個同志的手，把他背進交通溝里。

“同志，放下我吧！我要到前面去……我還可以甩手榴彈……”那同志喃喃地說着。

陳福有安慰他說：“好！我正是往前面去的，咱們一塊兒走。”

交通溝又窄又淺，加上敵我雙方的炮轟，走起來就更困難了。陳福有盡量壓低身子走着，兩腿直打顫，步子也歪三斜四的邁不勻了。

這時又到了那個被炮火打平了的地方。他趴到地上，馱起那個疼昏了的傷員，用出全身的力量來往前爬着。可是有幾次，他覺得周

身的骨头像給誰扯零散了似的，怎么也使不出勁來了。他真想把傷員先放到這裡，歇會兒再來背他。但又一想：自己是个青年團員，能把同志丟下不管嗎？再說這地方又容易暴露目標，叫敵人打着不是更不好了嗎？想到這裡，他就把半个臉浸到冰涼的泥水里，等精神提起來了，再馱起傷員，繼續往前爬。……

終於三道封鎖綫都過來了。

拂曉前，陳福有站在觀察哨下面，等候担



任瞭望的司号員向他轉达情况。

敌人的几發炮弹在上面爆炸了。陈福有喊了一陣，見上面沒有动静，就連跑帶爬地赶上去。一看，司号員牺牲了，手里还紧握着那支信号槍。

他抱起司号員微溫的身体，剛要往指揮所走，前沿上升起了兩發綠色的信号彈。

陈福有知道这是要求炮火發射的信号，按規定必須回答兩發。他放下司号員，拿起信号槍；剛打了第一發，敌人就跟着打來了一發燃燒彈，有几塊硫磺液在他身上燒着了。他堅持着又打了第二發；誰知這發信号彈沒出一米高就失效了，而身上的火却越燒越大。陈福有咬緊牙关，忍住疼痛，接着又补打了第二發，然后才背起司号員跑進了指揮所，向营長報告了信号的情况。

营長見他渾身冒火，就忙着給他脫掉衣服，踩滅了燒着的地方；喊衛生員給他上藥。

陈福有昏过去了。

当他醒过来时，营长正在无线电话里喊着：“七〇一！‘保衛和平’‘保衛和平’！”

陈福有没听懂暗语的意思，以为新任务又来了，马上说：“营长，我去！”但是刚要爬起来，头一昏又倒下了。

营长放下收发器，轻轻地走过来，用手抚摸着他的额角，说：“好好地睡一觉吧！战斗结束啦！”

陈福有没听完就静静地睡着了。教导员走过来给盖上被子；营长也脱下大衣，轻轻地加到他的身上。

除夕献礼

周学平

一九五一年旧曆除夕那天晚上，我在前沿阵地上担任警戒。西北风呼呼吼叫，山坡上